

目連救母勸善戲文

上

日蓮教學要義

目連救母
勸善戲文

古本戲曲叢刊初集

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
員會據長樂鄭氏藏明
刊本影印原書版匡高
二十公分寬十四公分

叙勸善記

夫鉛槧不割面龍不雨文區闢世文哉文哉
以隆之為要也蓋闢揚墨孔秘恠神思深
我為世道慮也如是而異家者每以詭譎
之譚飭妄証之百大而吾嘗虛而不經此
何以稱焉而秦火不烈也崔墩子曰以吾讀
其書蓋各有說者存耶賢經傳要于
人倫在賴矣彼如列莊之曠達管仲之數

賓屈宋之慷慨揚馬之博洽豈盡軌于
聖人而咀之令人感奮思慕騷起者意精
光在天地要有以磨滅者歟夫天答之
者中正色邪俄而怪雲飄風迅雷淫雨變
態萬狀惟有多于物生所不詭于天道譬
則舟車詣系者取便途牛鼠飲河任隨滿腹
猶之聖道畏臨而百氏大至府部細及里巷
各分一職以司萬民曷可少諸蓋自釋老

出而聖道三分其多取焉一及平清淨
無為絕一系緣而度苦海者有取焉一

彼目捷連者釋而翹也夫釋氏無我相人
相衆生壽者相而連也急急于父母之思死
生之際相甚矣何釋之道也高石鄭子世
儒執通恥而傳之神以輪迴司以鬼魅鼓以聲
律舞以侏儒誠不啻傳註之訓一經然其是
道乎儒哉鄭子曰吾竊為取焉夫人情厭

籟然并則思甘脆以麻杲則慕綺縠了
者新新也是故佐古亦則思睡而佐鄭衛
之音則矜自而不厭大都然矣管衡鞅之
說孝公說之以弟王追則不憚說高伯
強則喜士梗之喻海大魚之說皆能轉移
主心餘二世之愚且可以漆城動者激哉此
術也吾豈儒而互釋哉吾以此勸善也夫人
之惡生于忍之生于吝而吝生于吝而感夫

戲愛人而心象感也後乃人于此左規矩而
右準繩所身甫而坐通衢執聖人之經
鳴鼓而集衆祀于下堂而去者有幾終
不肯發一笑終不肯輸一錢此傳行則僂
來臺而邑中之履滿矣遠者裹糗糧而近
者効後矣富者捐財而病者起臥矣此其
必感傳相之登假則勸于施佈矣感四
真之幽囚則勸于恤孤矣感益利之報五

則勸于忠勤矣感曹娥之潔身則勸于烈
節矣感羅卜之終慕則勸于孝思矣此
其小也人之所崇者釋而釋亦急親矣釋
之親儒者無親而急親則儒矣由是而
夷不氣華畢可歸儒矣是金之心也夫
宦墩子輒書而笑曰潛有是哉方士君子
抱志當時達公行之窮公之偉之鄭子
不得一官以行之而此傳在以教之不後也

父年六十而藉之恠雲豈父匠之畫龍哉由
前之說吾取其術由後之說吾取其心適
為之序

告

萬曆己卯歲首春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史
前左都郎中知金華府事春侍
生鶴墩葉宗春封書

勸善記序

蓋余讀勸善記而知鄭子之心之可悲矣。
夫丈夫之生也。誦法孔而習先王。孔樂名
物之教。豈不欲身律聲度。以効用於當季。
以表儀於天下後世。顧乃時不我與。龍蛇
斯蟄。幽憂沈思。吐詞發憤。蓋林之平反而著
離騷。左丘明退而述國語。韓非損韓說。離
乃成。馬遷述史記。斯就。此其人皆意弓

所抑弊不能通其道故托之述事著之文
彩以自見也。鄭子為諸生時。負高世之
雄才。擅凌雲之運籌。而屢困於執場。於是
退而深惟曰。吾身不用矣。何可以名沒世
而不稱也。乃今眩惑人耳目而流蕩人心
志。以盡害吾先王禮樂之教者。莫甚於俳
優之習。至於今風靡波頽。淪心浹髓。跳踉
狂瞽。而音溺者。奚翅十九。吾何以易之哉。

傳云乎善者曰之其次整齊之其次教

誨之。最下者与之爭矣。吾脊之先王之教

音問

人也。莫深於孝。故即目捷連抃母事而徧

即鹿

以之而陰以寓夫勸懲之微旨焉。婉而

音听

辭情而興其仰視之真。朱玄其鬼狀而悚

其敬畏之念。使夫觀之者。不白此戲劇也。

而曰。吾何以重吾父母於臺而威度之。吾

何以懣悔吾罪戾而毋鬼獄吾也。此豈不潛

級默奪之者耶。嗟乎。今世侶之所嚴事而尊
信之者。豈佛氏踰天。今欲勸人以善。曰其
所嚴事者。而象教之。發之。順風而呼。不亦
易乎。生為聲。抑。說者以其事誕。無可激信。
蓋上拘儒曲學內典四書。并昧玄旨。乃南
華三十三篇。重之十七。寓之十九。豈其一
言一事。盡可覈實者否耶。然而至實者。諛
也。況乎目捷連。在釋迦牟尼時。屋猶一大

阿羅漢。稱摩訶薩。音罪是為耆父是重言也。至

於捕母事略。褒善臯忌法節目。雖未盡然。

所謂藉外論之者也。以法眼觀。何可音幻不真。

奚必盡規陳。迄泥性實而後為能教於世

也。美鄭子者。其亦良工苦心者矣。其自謂

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則千

古英雄扼腕不平之氣也。故曰余讀勸善

記而知鄭子之心之可悲矣。雖然。藉令郭

子得一官効一職。其設施不朽之業。吾不知其得失於此何如也。刺戔屬序於余。余故為之解嘲如此。鄭子者。高唐人也。萬曆壬午孟春。吉。游。人。陳。昭。祥。少明甫書於石山房。



歙邑黃鉉刻